

吳江陸翔輯選

當代名人新書合集

上海世界書局出版

當代名人新書信集

覆張君勸論不能東來之緣由

倭伊鏗

君勸先生：

接來書後，今日始能詳細作覆，且有所提議：承中國招予演講，此大光榮也，大喜悅也；對於梁先生之厚意，尤爲感謝，請爲吾代達謝意。

東方之行，吾與家人其同商議，咸以海行爲太辛苦，雖途中多方注意（指攜醫生同行）未始不可成行，然予一人難獨往，而家人不易分身，然最困難者，尙不在此。

吾德之有需於吾，莫今日若矣！德之困苦艱難，君之所知，非將國民之精神力提高，決難渡此難關；瀕年以來，予之所以爲國民精神向上計者，無所不至，乃

始以戰事，繼以革命，人心惶惑，莫知所歸。今日苟有一分力量者，當以一分力量貢獻於國家；故以此時去吾祖國，歷久乃返，予所認爲不正當者也。且以目前論，大亂可以旦夕發生，所望化險爲夷，化亂爲治，終有此日，則予可以作中國之遊，而盡其所能，爲中國效力；尤望西伯利鐵道早日恢復，則旅程更便捷矣。

如是東方之行暫時從緩，但予不願終棄此行也；以予觀之，此時要務在爲中國作倫理學一書，書不必甚大，而內容貴乎豐富，學理不須侈談，而是非利害之辨，貴乎謹嚴；但下筆之先，須確實預備，而尤須知中國最近思潮變遷，故如有中國人所著之書，論中國近狀，以英文出版者，請君卽日寄我；至於中國舊時典籍，如老子、孔子、孟子……等，予之講義中，嘗論及之，在此間可搜求而得；雖然，考之近人著作，與孔子、老子……等書，是不過前提而已；最要一義，在合中國文明，與西洋近世思想，而會其通；夫近世思想，可稱道者衆矣！然其間自不能無弊端，

自不能無限界，若予者對於近世文明之弊害，與單方面固嘗苦口勸告矣！予認為近世文明，力之文明也；(Kultur der Kraft) 惟力是尊，至於無所不用其極者也；惟其尙力，故於身心少受用，歷時既久，難饜人心，爲中國計，應知西洋文明之前因後果，而後合二者而折衷之，此事非易事也。使予之躬行主義(Aktivismus)而有裨於中國之大民族於萬一，予之榮幸何如哉！

中國之行，當時時在吾心目中，此時以其他關係不遂所願，而倫理一書之作，則予以爲重要無逾此者矣！西方文明之弊害，與中國之所當採，予當直定無隱，以告戒吾東方人，所望君年內來耶納一行，共同商榷，尤爲欣幸。

中國政治家對於予之信用若此，最爲感激，予圖所以報答此信用者，以行期既不能定，故願分心力以作此倫理學一書，此書應否着手，望君明白告我，至成書以後，譯成漢文，則尤無待言矣。

平生印象一書，數星期內，即可出版；大思想家生活觀已重第十六版；苟予有暇，當將此生活觀一書縮爲一簡本，於中國之讀者，必極有益；但此事應待之倫理一書告成之後。

吾妻對於君來信懇切之意，極爲感謝；吾女附筆祝君安好。

一九二十年十一月十二日，耶納；

復張東蓀論社會主義運動

梁啟超

東蓀我兄：

奉書及大著現在與將來稿本，誦悉一切。承徵鄙見，僕方糜精力於他種著述，對此問題，不能有刻入詳盡之解答，謹拉雜略述所懷：

我近年來，對此問題，久在彷徨悶索之中，欲求一心安理得之途徑，以自從事而苦未得。所謂悶索者，非對於主義本身之何去何從，尙有所疑問也，正以確

信此主義必須進行；而在進行之途中，必經過一種事實——其事實之性質，一面爲本主義之敵，一面又爲本主義之友；吾輩應付此種事實之態度，友視耶？敵視耶？兩方面皆有極大之利害與之相緣，而權衡利害，避重就輕，則理論乃至紛糾而不易求其真是。吾每積思此事，腦爲之炎，今勉強截斷衆流，稍定祈嚮，然終未敢自信也，謹以質之執事。

吾以爲中國今日之社會主義運動，有與歐美最不相同之一點焉：

歐美目前最迫切之問題，在如何而能使多數之勞働者地位得以改善。中國目前最迫切之問題，在如何而能使多數之人民得以變爲勞働者。（此勞働者指新式工業組織之勞働者而言詳下文）

故在歐美倡此主義，其旗幟極簡單明瞭，亦曰無產階級與有產抗爭而已。中國則有業無業乃第一問題，而有產無產，轉成第二問題。歐美忠實求業之人，

略皆有得業之機會；但其操業所應得之利益，有一部分被人掠奪，社會主義運動，則謀所以抗正之恢復之；其事爲適合於多數人地位上之要求，故對之能親切而有味也。我國今日之大患，乃在全國人民什中八九，欲求一職業以維持生命，且不可得；歐美有業無產之人所處之境遇，在我國一般人視之，已若天堂。其已得有此境遇之人，方且兢兢保守，惟恐失墜；欲其冒險以從事於向上之運動，聞之將掩耳而走。抑此類人在全國中，不過占千百分之一二耳；吾輩若專爲此類人謀而忘却其他，則社會所能救濟者幾何？是故「勞動者地位改善」之一語，在歐美言之，則一針見血也；在中國言之，則隔靴搔癢也。彼求進一工廠，每日做十二點鐘不停手之工，尙且費幾許情面乃能得之，今乃告之曰：『汝何不加入「八點鐘同盟」也；』彼方躑躅街市，無所栖託，今乃告之曰：『汝宜要求加工價；』此眞「何不食肉糜」之類也。故今日中國之社會運動，當以使多數人取

得勞動者地位爲第一義；地位取得，然後改善乃有可言。

然則中國人何故失却勞動地位耶？其原因之一部分，固由政治之混亂使然；而最主要者，乃在受外國資力之剝削壓迫。質言之，則我國人之職業，直接爲外國勞動階級之所蠶食；而我國人衣食之資，間接爲外國資產階級之所掠奪也。以最顯著之事實言之，三十年前，食於絲者幾何人？食於茶者幾何人？食於土布者幾何人？食於土糖者幾何人？乃至食於製針製釘者幾何人？而今則皆何如者？歐洲工業革命之結果，昔之恃手工業小商業自養之人，次第失職，毆而走集於都會工廠，變成仰傭錢爲活之一階級。然彼猶有工廠可投，有傭錢可得，不過傭錢微薄而已，生活不固定而已，勞力之結果被人掠奪一部分而已。吾國國內，曾未夢見工業革命之作何狀；而世界工業革命之禍殃，乃以我爲最後之尾閥。疇昔食於土布者，今失業矣，能否在門治士達紡績廠傭得一辨尼？疇昔食於鐵

工者，今失業矣，能否在必珠卜鐵廠傭得一仙？疇昔食於製糖者，今失業矣，能否在臺灣糖廠傭得一錢？故外國資本家之對於其本國勞動者也，雖掠奪其勞力結果之一部分，然猶出其餘瀝以爲河潤，療焉而未至於死也。我國人則被其掠奪，並餘瀝而不可得，乃搯吾吭而絕吾粒。外國之勞動者欲恢復其被掠奪之部分，則直接向本國資本家算帳而已。其在我國，則本國人尙不配作掠奪者，而須間接向外國資本家算帳；倘終不能有向外國資本家算帳之能力，則雖本國資產階級永遠不發生，而吾民之療而死者且日相望也。外國資本家若悉數將其勢力移植於我之通商口岸乃至內地，以從事掠奪，則我之對付彼輩，可以全仿彼國勞動階級對付彼輩之成法，毫無問題。今也不然，彼輩勢力之移植，雖著著進行，然爲勢甚緩。以今日及最近之將來的情形而論，彼輩依然安坐倫敦紐約巴黎大阪以擇吾肉而吸吾血；吾國之社會主義運動，無論若何猛烈，彼輩曾不

絲毫苦痛。彼輩所最願望者，則吾國長在此種不死不活之紛擾中，生產力日益涸竭，而人生必要之消費，終不能免；我既無力自給，彼乃憑藉舊勢，益恣侵略；而彼輩在本國因受勞動階級反對所生之損失，乃於我焉取償。信如是也，則我雖將國內資產，均之又均，若五雀六燕，銖黍罔失其平，而我社會向上之效，終茫如捕風。譬猶污池垂涸之水，大魚跳梁，一口多吸，誠屬可憎；然苟終無術以濟其涸，則雖無大魚，而羣魚之必涸死，固旦晚間事也。中國現象，若循以前之趨勢而無所更張；其結果，則所謂階級者，非自國內縱分，而自國際上橫分。壓制階級掠奪階級之大本營，在倫敦紐約巴黎大阪諸地，而凡居於禹域二十一行省之人，皆被壓制被掠奪之階級也。對於外部壓制掠奪者，絲毫不能抵抗，而惟內部之被壓制被掠奪者，互爭錙銖之短長，終復何益。故吾以爲在今日之中國而言社會主義運動，有一公例當嚴守焉。曰：

在獎勵生產的範圍內，爲分配平均之運動。若專注分配而忘却生產，則其運動可謂毫無意義。

此公例者，不必再加說明，吾信無論何人，當皆承認。既承認矣，則連屬而起者有兩問題。

第一：有何良法，一面能使極衰落極幼稚之生產事業可以蘇生萌達；一面又防止資本階級之發生。

試將社會主義家所提出數種主要救濟方法一檢校之。

其第一法，則將原有生產機關，由直接在該機關內服勞役之人共同管理也。此法是否爲最良之法，姑勿深論。然欲行此法，必先以國內有許多現成之生產機關爲前提。若如今日之中國，生產事業，一無所有；雖欲交勞働者管理，試問將何物交去？若必勉強將國內現有區區百數十家之工業礦業所收容工人多

則千數少則數十者，施行共管制度，無論各該業現役工人所得利益多少，且未敢言也。藉曰誠有利矣，然食其利者最多亦不過數萬人，其於全國數萬萬人失業救濟之問題，絲毫無所補益。而固有之生產力，或因此大蒙打擊，決非計之得也。故此法者，在他日生產事業相當的發展之後，容或有採擇之餘地，今日提倡，決非其時。其第二法，則將生產事業歸國家或地方經營也。此法雖原來未有之業，亦可以政治的權力創造之助長之，在產業幼稚之國，本爲合宜。然欲行此法，當先以政治上有完善可信任之組織爲前提。若欲以行諸今日之中國，則國有鐵路，卽前事之師；有心人何忍更倡此論，爲蠹國之徒資利用者。若曰：『到社會革命實行之後，政治必清明。』此結論是否正確，非屆時不能證明。藉曰正確矣，然當革命未成以前，是否應將生產問題全置不理？生產事業不發達，是否能有勞働階級？無勞働階級，是否能有眞社會革命？然則謂俟社會革命政治清明後

乃實行集產主義者，直陷於循環論理而已。其第三法，則提倡各種協社（組合）以從事於互助的生產也。此法最中正無弊，無論隨時皆可以實行。吾輩當以全力提倡，無待言矣。顧所當問者，第一：吾輩以言論提倡，而事實之應現，能否如吾所期？第二：僅恃此一途，是否可以充生產發達之量，以完此「救濟失業國民」之責任？以吾所見，其在鄉間與農業手工業等，有關係之協社，成立發展，頗不易易。蓋鄉民最富於保守性，一制度之信受奉行，必費極長之時日也。至於消費協社，必在工業發達之都會，始能存在；質言之，則勞働階級之產物也。勞働階級未發生之國家，消費協社能否有發展之餘地，吾殊不敢言。夫吾輩既認此爲中正無弊之一法門，則宜勿問其集事之難易，與收效之遲速多寡，盡吾力以提倡之，且實行之，固也。然斷不能謂專恃此而遂可以達吾輩獎勵生產之目的。蓋吾輩在最近之將來，對於協社，無論若何提倡，若何實行，最多不過能增長生產力百分

之一二。而我四萬萬同胞，受外國資本家之壓迫而失業者，什九已相索於枯魚之肆也。此三法者，前兩法既非今日所可行；後一法雖可行，而收效甚緩。若是乎中國之生產事業，倘長此終古，斯亦已矣；若有一線之轉機，則主其事者，什九仍屬於「將本求利」者流，吾輩若祝禱彼輩之失敗耶？則無異自呪詛本國之生產事業，以助外國資本家張目。若祝禱彼輩之成功耶？則是頌揚彼磨牙吮血之資本主義，與吾輩素心大相刺謬。以吾之愚蒙，對於此一問題利害衝突之兩方面，積年交戰於胸中而不能自決，有生之苦悶，莫過是矣。

因此復引起次問題：

第二：今日爲改造中國社會計，當努力防資本階級之發生乎？抑借資本階級以養成勞動階級爲實行社會主義之預備乎？若採後一法，則現在及最近之將來，對於資本家，當採何種態度乎？

吾輩疇昔所想念，總以爲歐美產業社會，末流之敝，至於此極；吾國既屬產業之後進國，正可懲其前失，毋蹈其覆轍。彼其病源所在，既經多人批郢導窾，洞悉無餘蘊；治病之藥，亦粲然具陳於吾前。吾但審擇而採用焉，即可以使我將來之產業界，不致爲畸形的發達；而現在歐美糾紛艱險之現象，可以不復發生於吾國也。及至今日，而吾覺此種見解，什九殆成夢想。吾輩先事預防之計畫，或者在農業方面，猶有辦法。然農民最富於保守性，欲倚之爲改造社會之先驅，殆不可能。且在今日之世界，農業亦斷不能離工商業而單獨存在；則問題依然歸宿到工商業，既歸宿到工商業，則此種極可厭可憎之畸形的發展，（即資勞兩階級對立資本家掠奪勞働家賸餘利益之惡現象）恐遂不可逃避。而此畸形的發展，從一方面觀察，雖極可厭憎；從他方面觀察，又極可歡迎。其可歡迎之點奈何？夫中國今日，不能不獎勵生產事業以圖救死；而生產事業，什中八九，不能不

委諸「將本求利」之資本家；前既言之矣。然則今後中國若有資本階級出現，就令其掠奪行爲與歐美資本家相等，或且更甚；然最少總有一部分，得丐其餘瀝以免死；其可歡迎者一矣。不特此也。以社會主義運動之立場而論：欲此主義之傳播與實現，不能不以勞動階級爲運動之主體，勞動階級不存在之國家，欲社會主義之實現，其道無由。而勞動階級之發生，恒必與資本階級相緣。故必有資本階級，然後有勞動階級；有勞動階級，然後社會主義運動有所憑藉。此其可歡迎者二矣。然則資本階級，應專認爲社會主義之敵耶？抑一方面應認爲敵一方面又應認爲友耶？其界限遂紛糾而不易明。

吾以爲社會主義所以不能實現於今日之中國者，其總原因在於無勞動階級。而聞者或不謂然，謂：「中國他物或缺乏，何至並勞動階級而缺乏？除卻少數穿長衣服坐車子的人，此外皆勞動階級也。吾輩言社會主義者，但求與穿短

衣服跑腿的人共事，則盈天下皆是，何至缺乏？』此其言雖近似，然細按之，則大戾於名實也。勞働階級者，非游民階級之謂。勞働階級者，以多數有職業之人形成之。（其中有一時偶失職業，或求職業而未得者，當然可以爲附屬品）此項有職業之人，結合團體，擁護其因操業所得之正當利益，毋俾人掠奪，此在道德上爲至當，在事勢上爲至順。若夫無業游民，則與此異。彼本來並無所謂因操業所得之正當利益，則更何擁護之可言？故勞働階級可以責人掠奪其剩餘，可以向人索還其所掠奪。游民階級則不能有此權利。游民而分有業者之利益，其事還同於掠奪。今穿短衣服跑腿的人雖盈天下，然其中實分爲勞働者與游民之兩大類，斷不容併爲一譚。其屬於勞働者之一類，則可以爲社會運動之主體者也。其屬於游民之一類，則決不可以爲社會運動之主體者也。

勞働階級之運動，可以改造社會；游民階級之運動，只有毀滅社會。